

想像西湖的水怎样漫过我的头顶



## 六和塔

就连最高一层的风铃也是新换的  
凡上去的都要下来

一个出家人 望着平静的江水  
还会不会等下一班船  
船上的人看到塔  
总以为风铃已经绣迹斑斑

我也听不到风铃的声音  
我知道风在山坡上走过的路线  
就是带着落叶一起骚动  
还有那一片袖珍的塔林  
是应该有很多想法的

我总想再一次爬到塔顶  
俯瞰的姿态意味着慢慢地升天

塔顶有黄昏的风铃  
在我年幼的时候  
就已经吹着江水发皱的脸

# 章太炎纪念馆

我能听懂的只有两首古琴  
一首高山流水  
一首浏阳河  
都是水 便寂静地在瓷砖上流动  
女孩的手指纤纤的  
她一遍遍地弹给大师听  
我顺便听了一些时间

时间啊已经到了隔壁郁金香的灿烂  
隔壁的郁金香是有些人所不屑的  
隔壁的蝴蝶常常飞过来  
大师啊  
她们把你也当作了一朵花

# 梅 灵峰或者超山

梅花开了 梅花谢了  
这过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 
许多人来拍照留念  
不管有没有雪 在南方  
雪毕竟少见 就是无梅的季节  
人们依然来此指指点点  
为某一句宋词而风尘仆仆  
从塞北到江南 冰清玉洁  
梅又一次成了我们女儿的名字

这过程我们的感情依然平平仄仄  
尤如初尝梅子的味道  
梅花开了 梅花又谢了  
我们共同的表妹  
走上天桥后更加消瘦了  
在终究到来的一场雪中

我们的膝盖  
跪成了梅花的一个部分  
也成了风景的一种点缀

# 城市的塔： 不以雷峰塔为例

每个城市都有不高的山  
山上有不高的塔  
塔上有人们的目光  
已经看了多少年  
还看不厌 总有  
一美美的女子  
和诗和乌纱帽  
砌进传说里 换得  
几滴隔夜的泪和若干门票  
以及异乡人的惊奇  
远远的 淡淡的  
如一泓清溪  
当然塔也倒过  
因为战火更因为和平  
不过只要有雨有早晨  
它又会重新勃起

捐款或者其他什么名义  
于是城市才有了支撑  
离天空很远  
离土地也不近  
起码的可以让一只鸟来栖息

1986年

# 在玛雅酒吧看雨

雨和雨在追逐嬉戏的时候  
是不愿意有人去打扰的  
但偏有出租车从中穿来穿去  
出租车是空的  
就像这个夜晚的身体  
就像把心放在桌子上  
骰子一样地跳来跳去  
化了淡装的历史  
露出暧昧的乳沟  
喝酒并且跟现实调情

不断有人离去  
不再有人到来  
下了班的女孩们  
路过了雨的门口  
我很想冲到雨群里去  
把这个夜晚喝下的雨统统吐掉

# 路过文二路露天电影院

当你说到时间 当你  
黑白闪烁而又意迷情乱  
我当是一部老电影  
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之时渐渐老去  
老去，就是面对一面永远不老的镜子  
下雨了，下雨了  
人们像青春一样迅速逃散  
下雨了，下雪了  
胡子在镜子里生出常春藤  
让生活的剃刀剃过时光  
灯亮起来的时候  
头发散落在每一张座位下  
像丢弃的灵魂和瓜子壳  
当手摸着水泥凳子  
那上面还留有大腿的温度

# 凡人咖啡馆

午后的咖啡馆是慵懒的  
相对于窗帘和勃勃的激情  
樱桃只有一颗  
品尝者永远是新鲜的感觉

时间停滞而手表不停  
咖啡的味道反而其次  
从窗帘的缝隙  
可以瞥见喧闹的街景

说过的话喝过的水  
吐出的小小果核  
就像当年吻一个姑娘  
一个个镜头重新回放

就像盘旋上升的回廊

也像渐渐松弛的玫瑰  
一百种咖啡的味道  
惟一的回味留在唇间

# 青藤茶馆 或者和西湖谈 一生的恋爱

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  
和西湖谈一生的恋爱  
那细细的嫩芽  
就是离开了树枝她也要伸展  
当鱼儿嬉戏着沉入湖底  
当身体伸出一弯青藤  
水鸟必然穿过拂晓的空气  
水的临界点  
以及临湖的眺望  
都在一杯浅浅的茶里

热爱并且始终清醒  
就像和杭州的一次约会  
你得学会倾听屋檐的滴水  
并且收藏这些细微的清香  
在润物细无声的风里

让心事从窗口渺渺地飞出去  
就是离开很多年之后  
还会在一个春天的午夜  
突然听到一种声音  
那是茶在对水说  
那是你在对她说  
我爱你

# 宋江村

宋江村 一把钥匙开一张床  
10路公交车的延伸部分  
早出晚归 蹑手蹑脚  
怕惊醒了某些睡着的传说

传说 鱼或者是有点发涩的柿子  
几经转手 民居被夷为平地  
国家竹子研究中心  
在无数场雨中拔地而起

晨跑的女生 窗口的衣服  
让一个个早晨都在雾中喘气  
几经转辗 找到影院的座位  
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

炒年糕或者纸杯的可乐

流水 或者永远地干涸  
宋江村 一把钥匙丢了  
就在真实中永远地虚构